

文字改革小叢書



简化汉字问答

江成編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628.2

84

內 容 說 明

本書用問答体裁，通俗地講解簡化漢字的道理和方法。首先從漢字存在的缺點，在識字教育和其他工作上造成的困難，說明漢字需要改革。再把文字是否可以改革、當前簡化漢字的必要和將來要改用拼音文字等問題，扼要地加以說明。對於人們對文字改革存在的一些疑慮，也作了必要的解釋。

簡化漢字問答

江 成 編 著

*

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研胡同73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寶文堂印刷廠印刷 • 新華書店發行

*

總號0549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 1 字數21,000

1956年9月第一版 195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0

統一書號：T 9008 • 10

定價：（5）九分

目 錄

- 一 漢字在識字教育方面的缺點…………… 2
- 二 漢字的缺點在其它工作上造成的困難……………13
- 三 文字是不是可以改革……………20
- 四 文字改革的方法和步驟……………26

一 漢字在識字教育方面的缺點

甲 同志，我對於文字改革的道理還不大明白，現在想和您談談，您說好嗎？

乙 我也很願意和您談談，只是我知道的也極有限，咱們還是互相交換一點個人的認識吧。

甲 首先，我不了解的，就是文字為什麼要改革。您可以先談一談嗎？

乙 要談文字為什麼要改革，咱們一定先要了解文字是什麼。文字，簡單地說來，就是代替語言傳達思想的工具。一種工具有缺點，咱們就可以把它改進；漢字是有缺點的，所以咱們应当把它改進。

甲 這話我還不大明白，我們現在用的文字不是也能够代替語言傳達思想嗎？那我們為什麼要說它有缺點呢？

乙 漢字缺點是很多的，不過咱們習慣了不大感覺到罷了。你是經常和文字接觸的人，你一定常常看到學習文化的人錯別字連篇的現象吧？你是不是注意到過，這種現象就是漢字存在的缺點所造成的。

甲 學生寫錯別字的現象，我當然是見慣了的。不過，碰到這種現象，我總是替他們糾正。因為我認為，學生寫錯別

字主要是由於教師的教學方法有問題，或是由於學生不肯用功。這和文字的好壞好像沒有什麼關係。您想，開不好拖拉機，就怨拖拉機不好，這是對的嗎？

乙 您的想法當然也有一定道理。學生寫了錯別字，當然應該替他們改正，而且教學方法也應當隨時注意改進。不過，有些人確有這樣一種不大正確的想法，認為文字難學是理所當然的，於是單單從教學方法上考慮提高識字效率的問題，而不去想想看，怎樣把文字改得更容易學習一點。其實，我們完全有可能把文字改得更容易學習一點；把它改得容易學習，也就是消滅它的一部分缺點。你想對不對？

甲 您說的倒是事實。我平常總這樣想：文字不好學，這確是個困難，既然是困難，就得想辦法克服它。於是專門從教學方法上動腦筋來克服它，而沒有想到過另外還有什麼辦法。現在經你這樣一說，我的看法的確開朗了一點。不過我還有個疑問，識字的困難果然能夠減輕嗎？

乙 事實證明，識字的困難的確是能夠減輕的。我國兒童識字教育的效率和別的國家比起來相差多少，現在還沒有看到統計。日本人是兼用漢字和音節字母（假名）的，據他們統計，日本兒童語文教育的效率等於使用拼音文字國家的七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又據一個日本人統計，如果日文全部改用字母，一般兒童可以節省三年學習語文的時間。這個統計雖然不適用於我國，但是它告訴了我們，

識字的困難是可以想辦法減輕的。這是兒童教育的情形。

另外，成人識字教育的情形也說明了漢字的缺點。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從一九四七年開始進行掃盲運動，到一九四九年，全國二百七十萬文盲就基本上掃除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從一九四五年開始掃盲，到一九五一年，掃除了一千三百多萬，使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從百分之九十降低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他們為什麼進行得這樣快呢？這是因為他們使用的文字比我國的容易學。據一般的統計，一個人從文盲變成非文盲的時間，在中國是兩年以上，在朝鮮是三個月到五個月，在越南是三個月，在蘇聯是四個月。也就是說，漢字的識字效率等於拼音文字識字效率的五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你想，這不是漢字的缺點嗎？假使把漢字改革一下，教學困難不是也可以減輕些嗎？

甲 這好像和教學方法也有關係。例如速成識字法不是就大大地提高了識字效率嗎？

乙 速成識字法的確有它的好處。不過，推行速成識字是受到一定條件的限制的。速成識字法在部隊裏所以能夠取得那麼大的成績，是取決於下列幾個條件的：第一、戰士們有高度的政治覺悟，迫切地需要學習文化；第二、戰士們有很強的組織性、紀律性，組織集體學習比較容易；第三、戰士們有比較充裕的學習文化的時間；第四、戰士們一般沒有生產上的或生活上的原因來分心。就產業工人來說，前兩個條件他們當然也具備，但是後兩個條件就不是人人

具備的了。就農民來說，完全具備那四個條件的人恐怕也不多。對兒童來說，那種緊張的學習方法就根本不適用了。就是最近有人推行的“小單元速成識字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看作一般識字法。

而且速成識字法之所以能取得那樣好的成績，還由於利用注音字母來註音。韋慈先生曾說過：“假使我們的文字是拼音的話，人們學會了拼音，無須突擊筆畫繁難和跟語音脫節的漢字，便可以學習閱讀和寫話；那麼，讀書識字的困難更會減少，學習時間更會縮短。這是沒有疑問的。”事實證明這段話是正確的。我們且看看一位部隊文化教員的報道：

“漢字是難學的。速成識字法在某些程度上改變了這種情況，並且改變得很大，然而却改變得不徹底。拿任何一個使用速成識字法來學文化的文盲作例子，首先遇到的是突擊以後的鞏固問題。本來學注音字母很容易，滿肚子高興掌握了識字拐棍，腦筋還好使。到了突擊階段，一天兩三百字，又是字形，又是字義，還要記字音、丟拐棍。……至於講和用有多麼困難，誰也知道。那些同音字、同形字，不知道整昏了多少人的腦筋，我當然也在內。”這不也說明了速成識字沒有徹底解決問題嗎？

另外，由於漢字難於記憶，學員識字後回生的現象也是相當嚴重的。據中共旅大市委宣傳部文化處的報告，船渠鍋爐廠參加速成識字的學員，畢業後有百分之三十又重

新變成了文盲；鐵路工廠的學員有百分之十六也有識字回生的現象。

所以我們可以說，速成識字法對掃除文盲是有一定的好處的，但是由於漢字有缺點，速成識字法並沒有徹底解決識字的困難。而且從“識字拐棍”上我們也可以得到啓發，即：拼音文字比漢字容易學習得多。這個看法，不知道你認為對不對？

甲 原來不同的文字竟有這樣大的難易之分，我過去的確沒有想到過。不過漢字難學，我是體會到的。例如某小學的二年級學生，連“認識”“歡迎”“親愛”等字還寫不出來，這也確是事實。我只是有一點還不明白，到底漢字難學的原因在哪裏。找出了原因，咱們就可以對症下藥了，你說是不是？

乙 對。我現在就根據我所知道的和你談談吧。

漢字的最大缺點，就是識起來不能舉一反三。比方“天”字為什麼要讀去丨ㄣ，“天”字為什麼要讀丨ㄠ，道理是很難講通的，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地硬記。……

甲 不，在這一點上我有些不同的看法。我覺得漢字還有一個系統的。從讀音方面來說吧，凡是有個“包”字的，讀起來都和“包”相同或差不多，例如“抱”“胞”“飽”“跑”“砲”；從意義方面來說呢，凡是有個“足”旁的，意義上都和腳或腳的動作有關係，例如“跑”“跳”“跌”“蹀”“趾”。因此我常常這樣給學生分析字形，並且告訴他類推的辦法。難道這

不是事實嗎？

乙 聲旁有幫助記音的能力，但是不能幫助學生認識字。比方，認識了“砲”字，可以因為它和“包”的聲音差不多而把它記住；可是你如果不教他們“砲”字怎麼讀，要他們自己去認識這個“砲”字还是不大可能的。而且聲旁和形旁並不怎麼可靠。

先談聲旁吧。

有些字的聲旁早已變了音，比方：杯、板、藍、波、牌、判、怡、悼、等、拓、狐、渾、趙、債……這種例子實在太多了。要是真的都按照聲旁來識字，那一定會識別字。從前有句成語，說“秀才識字，讀半边”，就是諷刺按照聲旁讀別字的人的。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信任聲旁，因為它們實在不一定靠得住。

另外有些聲旁，早已變了形。比方：“成”本來寫作“𠂔”，“丁”是它的聲旁；“脆”本來寫作“𦍋”，“色”是它的聲旁；“便”本來寫作“𦍋”，“丙”是它的聲旁；“那”本來寫作“𠂔”，“𠂔”是它的聲旁；“壹”本來寫作“𠂔”，“吉”是它的聲旁。這些聲旁，恐怕一般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對這一類的字，當然也只好硬記。

再談形旁。

“總”字為什麼要從“糸”，“派”為什麼從“水”，“字”“實”為什麼從“宀”，“選”“這”“透”為什麼從“辵”，“楷”“橫”“樣”“析”為什麼要從“木”，“駭”“驕”“駿”為什麼要從“馬”，

“范”“苟”“莫”“華”“葦”“著”“萬”“董”“蓋”“蔡”“藍”“蘇”“藹”爲什麼要从“艸”。這些問題，不是研究過字源學的人，大概是回答不出來的。像這類回答不出來爲什麼要用這些偏旁的字，不是也要一個一個地硬記麼？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聲旁和形旁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可靠的。當然，也有這種情形：我們有時可以根據上下文，再根據形旁或聲旁把字音猜出來。可是，這到底不是“識”字呀，你說對不對？

甲 哦。原來我平常只注意到了可以利用的聲旁和形旁，而沒有注意到這種靠不住的聲旁和形旁。現在經你一提起，我想起了，我平常教學生識字，並不是字字分析的；也可以說，大部分是教他們硬記的。不過這個情形，我平時沒有覺察到罷了。你看：“漢字簡化方案”這六個字裏，有一半我是不會分析的。漢字的確不容易學習！

乙 漢字不容易學習，並不單單由於要硬記，還有別的原因呢。有些字形的確不容易分辨。比方：“千”和“干”，“己”和“巳”，“刀”和“刁”，“勿”和“匆”，“今”和“令”，“未”和“末”，“戌”和“戊”，“刺”和“刺”，“盲”和“育”，“析”和“折”，“辛”和“幸”，“綱”和“綱”，“要”和“耍”……這些字，筆畫都相差有限，寫錯一點就不對了。

甲 不錯，不錯。我平常很注意講解這種形狀相似的字應該怎樣區別。有時候，連我自己也摸不準，比方“準”字的左面到底是兩點還是三點，我一定要查字典。可是有些字，

連字典也說不準，比方“蔑”字，在康熙字典上，下面从“戍”，可是“饑”字，下面却从“戍”，這真使人無所適從了。還有些字，楷体和印刷体也只差一點點，像“者”字的印刷体多一點，“黃”字印刷体多一橫。在這些字上，我的確傷了些腦筋；爲了答覆學生的詢問，我也着實費了不少唇舌。可是，學生還是常常寫別字。

乙 寫別字的不光是小學生，連中學生以至大學畢業生都難免。不過文化程度比較高的人，寫的別字是另外一種，是同音的別字。比方：

战战兢兢 寫成了 顛顛驚驚；

走投無路 寫成了 走頭無路；

按部就班 寫成了 按步就班；

朝廷 寫成了 朝庭；

根柢 寫成了 根底；

景致 寫成了 景緻；

贊成 寫成了 讚成；

批駁 寫成了 批撥；

戴帽子 寫成了 帶帽子；

麻煩 寫成了 麻繁。

這種別字實在常常可以遇到。

甲 在初學文化的人的作業裏，這類別字當然是很多的。最麻煩的是作文課，學生一會兒：“老師，墾殖的‘殖’字是不是植物的‘植’？”一會兒：“老師，貢獻的‘貢’字是不是供

給的‘供’？”一會兒：“颶風的‘颶’寫直刀旁的‘刮’對不對？”上完一堂作文課，我在黑板上足足寫了四五十個同音字。另外，因筆畫寫錯而不成字的也不少。比方，“預”字的“予”寫成了“矛”，“亂”字的左面一部分更是錯得花樣百出。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乙 這完全因為筆畫太多，記不住。教識字的人大概還沒有注意到筆畫多少和記憶難易的關係，可是學的人却体会到了這一點。例如東北的勞動模範趙清就說過：“漢字又複雜，筆畫又稠，寫出一個字來不是多一筆，就是少兩畫，尤其是在十五畫以上的字更不好寫了。”事實確是如此。有人作過一次小学生錯別字的調查工作，結果是這樣的：三、四年級的学生，一畫到十畫的字，寫錯的佔百分之二十九，十畫和十畫以上的字佔百分之七十一；五、六年級的学生，一畫到十畫的字，寫錯的佔百分之二十八，十畫和十畫以上的字佔百分之七十二。你說的“錯得花樣百出”的字，大概主要是十畫以上的字。你還可以這樣試驗一下，挑選一些筆畫繁多的字，如“龜”“竈”“獸”“鱗”“鑿”“獻”之類，讓學生默寫一下，看他們有多少人能够完全寫對。試驗的結果一定會告訴我們：筆畫太多的字不容易記住。

甲 你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來一件事。有些學生老喜歡寫簡體字，不寫“獻”而寫“猷”，不寫“爐”而寫“炉”；有一次我告訴他們要寫“正體字”，他們有的回答說：“正體字的筆

畫記不住。”有的回答說：“那寫起來多慢哪！”有的回答說：“筆畫多的字，格子裏放不下；拼命往格子裏塞，結果寫成了烏黑一团，看也看不清啦！”还有的問我：“老師，‘兩棲動物’的‘棲’，右面是‘妻’還是‘西’？哪一個是正體字？”“‘飯館’的‘館’，應該寫‘食’字旁還是‘舍’字旁？”當時我真給弄得一句話也答不上來了。

不過你說寫別字由於筆畫多，我想也不盡然；另外恐怕和學生不照規矩寫字也有關係。有些人明明知道“架”字怎麼寫，却要寫成“枷”；明明知道“性”字，却要寫成“姓”字。寫字不按照標準寫怎麼行呢？這大概不是漢字的缺點吧？

乙 寫字一定要按照標準，決不能讓學生自由亂寫。學生亂寫可能是由於“自作聰明”，用類推的方法寫出來的。

原來漢字裏有很多字是有兩種寫法的。比方：“懶”可以寫成“嬾”，偏旁的形狀變了；“鄰”可以寫成“隣”，耳朵從右面移到左面去了；“峯”字寫成了“峰”，偏旁從上面移到左面去了。這就給學生造成了錯覺，以為字的偏旁可以隨便改換或移動，於是依樣畫葫蘆：按照“懶”變“嬾”的方式把“性”寫成了“姓”；按照“鄰”變“隣”的方式把“部”變成了“陪”；按照“峯”變“峰”的方式把“架”變成了“枷”。假如每個字都只可以有一個寫法，當然就造成這種錯覺了。

另外，寫法紛歧還會造成學習上的麻煩。比方，識了“耽”字，看到“耽”字就不知道是什麼字；識了“焰”字，碰到“燄”字，還要查字典。

甲 哦，对了！我的確也向學生們解釋過，什麼“捶”就是“槌”啊，“笋”就是“筍”啊，“恆”就是“恒”啊……。現在想想，這種寫法紛歧的字真給我們添了許多根本不必要的麻煩。

乙 你在這一方面的體會一定是很深刻的。我想和你做同樣工作的人，一定也有同樣的體會。想想吧：漢字這樣多；筆畫這樣複雜；聲旁和形旁又那麼靠不住；有些字的筆畫相差那麼細微却是兩個字；有些字，整個偏旁都不同而竟會是一個字。學起來慢，寫起來麻煩，幾天不用就要忘了。這不都是漢字的缺點嗎？漢字的這些缺點，給學習文化的人增加了多少困難！

。你方才說，不知道漢字的識字效率為什麼會那樣低。現在這樣一分析，你可以知道了吧！識字效率低，主要是由於漢字有這些缺點。

列寧曾經指示我們說：“在一個文盲的國家裏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是不行的。”又說：“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首先是人民羣衆在教育和文化上的提高。”我們現在正在積極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將來還要進一步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爲了更好地完成我們的偉大的事業，我們應當隨着經濟建設的發展，廣泛地進行文化教育；有了文化，廣大羣衆才能夠進一步提高政治水平，才能夠學習先進的生產技能；要學文化，首先要學會文字。可是這樣難學的漢字，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識字運動，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

阻礙了文化學習，這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不利的。因此，爲了社會主義的建設，改革文字以減少學習上的困難是完全有必要的。

我想，今天咱們就談到這裏爲止吧；還有什麼問題，咱們下次再談。

二 漢字的缺點在其它工作 上造成的困難

甲 上次你對我說，一個字常會有兩種寫法；我听了之後，想了一陣，覺得出版書刊、報紙的同志應該負責，爲什麼不把字的寫法統一下呢？

乙 新聞出版工作不是不注意統一字体。比方說，剛解放時，書刊、報紙上有些不統一的字，現在已經統一了。當然，還有很多字是不統一的。例如人民日報用“疊”，大公報用“疊”；人民日報用“踪”，文匯報用“蹤”；人民日報用“驗”，解放日報用“驗”。新聞出版工作者也在研究怎樣避免這種紛亂現象，有些單位還擬出了“統一字表”作爲排印的標準。只是這樣做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因爲各單位訂的標準不一樣；各印刷廠儲備的鉛字也不一樣。例如一個排字工人就反映過：“人民衛生出版社規定要用‘衛’字，而別的單位却又要用‘衛’字。”那麼怎麼辦呢？某單位的出版

工作者說得對：“最好的改進辦法是‘釜底抽薪’，把應該取消的異體字從常用字的鉛字架上箝出去。不是單單從某一個印刷廠的鉛字架上箝出去，而是從所有的印刷廠的鉛字架上箝出去。這個工作只能統一來做。由政府統一規定哪些字應該廢除，哪些字應該保留，然後統一從鉛字架上把不用的箝出去。”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為異體字而焦心的不單是教育工作者；凡是做文字工作的人都是不歡迎異體字存在的。政府公布的這個“異體字整理表”給做文字工作的帶來了多大的好處啊！

上次我只從教育方面談了一些漢字的缺點，其實漢字的缺點在其它工作上也給人們添了不少麻煩，剛才談的就是一個例子。我現在想把另外一些情況和你談談，你認為怎樣？

甲 對其它工作我不大熟悉，不過為了增加一些關於文字改革的知識，我是願意聽聽的。

乙 我也不想談得過於詳細，一則因為我懂得的也不多，再則談得過於詳細也沒有什麼必要。現在我們簡單地一樣一樣來談吧。

剛才我們談到過出版工作；出版書籍当然是要由排字工人來排的。有機會，我們可以到印刷廠的排字間去看看。很大的房間裏放了許多木架子，上面放了很多的鉛字。這種架子就是剛才說過的“鉛字架”。排字工人就按照原稿上的字到鉛字架去找字。你想吧，幾千幾萬個鉛字，

按照部首、筆畫分列在各個架子上，排字工人要跑來跑去把要用到的字一個一個拊出來排好，多麼吃力！有人說排字工人“足不出戶，日行千里”，就是這個意思。可是蘇聯排字工人呢，却不是這樣。他們只是安定地坐在“電動排鑄機”的位子上工作；只要按照原稿像打字一樣揀動字鍵，鉛字就自動地鑄成了一條條的鉛片。你看多麼便利。據有人統計，蘇聯排字的速度等於我國的十倍以上。爲什麼會如此呢？這是因爲俄文是由字母拼成的，而我國文字是“疊牀架屋”的，不能分析成像字母那樣的幾十個小單體。你想，爲了節省人力、物力和提高工作效率，我們應不應該改革文字？

甲 排字的情形我的確沒有看到過，不過打字的情形我是常常看到的。我想，用漢字來打字一定也是不方便的。

乙 對了，用漢字打字的確不方便。在蘇聯，一般的作家、記者、抄寫員、秘書等人差不多都有打字機。這是因爲他們的打字機小巧靈便，不像我們的打字機那麼笨重。有些人甚至在火車上、輪船上或飛機上都隨時用打字機來寫稿、寫信。這在我國是辦不到的。我們且听听一位中文打字員說的話吧：

“我們機關的打字員，舉行過座談會，討論如何提高打字速度和消滅錯別字的問題。討論了四個多小時，說來說去，總是困難多而辦法少。……漢字的數目太多，普通一部打字機的字數至少都得在六千以上。這好幾千字不可能都放在字盤上，於是除常用、間用字以外，又得另設備用